

## 穴居

幾年前到台北教書，成了北漂。但我是尷尬的北漂族，年輕人懷著夢想來到台北，如果每個夢都在地圖上有個光點，打開地圖就可以看到密匝匝的星叢。而我年過三十，早過了做夢的年紀。同年的好友若非已在此成家立業，就是看清不適合在這座城市打拼，收拾好行囊準備離去。

或許是嚮往規準的日子。那究竟是怎麼建構起來的？為什麼這裡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的步調？就像搭捷運時，人人準確地在閘門五公尺前掏出悠遊卡，感應處一張刷過一張，響亮穩定的節奏。沒有人在狀況外。上了捷運也知道自已該往哪側靠，以免推擠著人群下站。

生活此地，再如何疲憊也能把自己整整齊齊地收藏在某個區塊。我們可以讓日子不斷重複，衍生過多的自己後來也無由識別，是以能輕易地視為同一，化約，刪除。

日子也像每個捷運站名字的修辭，頂針類疊。跟友人相約在松江南京站一號出口碰面，我卻跑到南京復興，這完全是迷失在語言中。之後我便會在下站前特別確認，要去的是忠孝復興還是忠孝新生，中山國中還是中山國小。

捷運站出來的相似場景，應也是這樣的修辭。大樓聳立人群熙攘，走進小巷路轉溪橋，社區重複社區。一排排老舊公寓很多都租給年輕人，常見白襯衫燙得鮮亮的上班族戴著安全帽走出一樓鏽蝕的鐵門，關門騎車，門上貼著恭賀新禧。當然也有些老人家在此長久生根，日日澆灌著鐵窗裡舊盆栽冒出的新嫩綠葉，毫不在乎地讓水滴到樓下。

這對我而言宛如迷宮的城市有時就連開了Google Maps也難以豁然。還記得來租屋的那日，套房一間看過一間，我飛梭般在捷運站間來回彈射，到最後已不知疲憊還是木然。晚上七八點下起雨來，我盯著地圖，但定位的光點卻不知何故而延遲，我闖進小巷又晃盪到大街，以為自己移動了實則在原地打轉。房東跟我約到醒目之處碰面。碰面後他撐傘帶我穿過悠悠曲徑，走在前頭，他說剛剛看到我經過好幾次了。只是無法識別。

到台北後才理解「家」有多樣的型態。如要有個像「家」的房屋，那是全然的想像。狹小的租屋處不論如何佈置，都無法自圓其說。有人說北漂族在台北比較像是遊牧，逐豐美水草而居，但這並不準確，我無法搬著累累輜重四處移動，行囊落地就想將租賃處視為定著之地。家的影像恆常投射在這城市，欲捨棄卻又無法自在漂流，遂成了穴居之人。

要學的先是如何適應擁擠的日子。門後有兩排掛鉤，一層層掛上穿過的衣物，外套，風衣，季節蓋過季節，像褪下的殼。門後因此過度累積，一推開便卡住書櫃，側身穿過縫隙前記得先卸下背包。進門要膝行過床鋪才能到浴室盥洗。浴室僅容旋身，

若不慎打翻地上的洗髮精沐浴乳，便有一圈水霉包圍出的空白。空間並非被精密計算如何運用，而是生活自會塞滿這些縫隙。如果購物時心血來潮買了東西回去，就要重組空間，一旦運用方式不同，那麼原本生活的模態也要微調。比如進門側身的角度不同，或是彎腰的時機必須提前。

其次要學的是適應沒有太陽的日子。房間被推到整棟樓的最底部，三坪大小。居住此處就注定終年陰雨，沒完沒了的陰翳潮濕。感官徹底被掩蓋，牆壁連同皮膚過敏起疹。打開除濕機，卻總懷疑是否真的有用，機器擰掉空氣的水，但又從外頭補滿。此時若要曬衣，就得騰挪出空間，把衣服分散晾在床邊，椅背，衣櫃，桌旁。原本擁擠的房間，此刻東西相互張望，宛如等待著它們的安置之處。

只有少數晴朗的日子，陽光如清澈的河水從窗外湧進，此時我才能看到房間物件的輪廓，影布石上，每道光都如水流漱過縫隙。



租屋處隔壁住的是個業務員，也是北漂中年男子，比我早到台北幾年。偶爾在洗衣間碰到會閒聊上兩句。他說我應該很不習慣台北的房子，不要想太多，當成睡覺的地方就好。我說是呀，來到台北期待的是公共場域表象出的生活。雖在鄰近，我們的交談屈指可數，更常見到他的場景，是我下班在附近公園運動時，看他騎摩托車在巷弄裡逡巡，繞樹三匝地尋找車位。

也許同為上班族都知道，被表象出的生活是給外行人看的。我們用這表象安慰彼此好好度日。就像我來到台北才發現，有再多的教育理念，也無法放進學生過於擁擠的生活。老師只是學校的教育表象，看，這裡有老師也有學生，所以這裡可以稱為學校。

某堂第八節課我教柏拉圖的洞穴寓言，快放學時學生已睡成一片，我說，大家都累了，不然我們來看個影片吧。還醒著的學生發出歡呼，打瞌睡的也紛紛起來。放的是洞穴寓言的動畫。投影機的風扇聲陣陣，光柱散成螢幕上的焰影幢幢，演繹著關於真實與虛假的隱喻。這故事我已看了不知多少遍，總覺得很荒謬，那些住在洞穴的人為什麼都不能動彈？來台北才知道，不能動彈應非隱喻，而是實質表現生活中那些習以為常的居所。

穴居之人，當他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是否會以為那是另一個同族？影子模擬著本人的動作，聲音從岩壁周圍發出，他並不感到奇怪，因為他沒有「我」的概念，與其說

影子模仿本人的動作，不如說是與己共舞，是以他從不覺得寂寞，也沒必要走出洞穴。而幸好他未曾走出，洞穴之外即是荒原。

投影燈反折整間教室，角落有學生還歪頭睡著，也有的在黑暗中努力寫別科考卷。下課鐘響，打開講台燈，學生們紛紛收拾書包離去。每堂課大抵如此，為了活得表裡如一，老師把每晚回家備的課投影成像，再讓學生把內容填入學習單，感人至深的愛情文本在課堂也必須支離成圖表，好讓下一張圖表模擬。

學生排隊放學，一片片雪白襯衫在校門匯聚，分散。他們來這裡做什麼？有時在講台會有一種誤入不知名團體聚會的感覺，又赫然發現自己是主持儀式的那個人。儀式把人們收束在一起，然後呢？也許沒有然後，儀式本身就是目的，只為了製造出儀式感。儀式一遍遍重複，時間裡就有了印跡可循。此中沒有任何愛慾與妄想。

忘記是什麼季節，也許是冬日，或者又是陰雨連綿的日子。五點多天已黑，辦公室裡人差不多走光，燈也關掉一半。我打開桌燈看書。某教學成績優異的同事堅守座位，批哩啪啦地打著電腦，印表機反覆吞吐資料。「每天都有出不完的考卷，我看學生也不太認真寫。啊，你在讀什麼？」「哲學」。鍵盤聲持續著，間斷且穩定。



只要一有空我就帶著書和筆電到巷口的咖啡館，精神好的話也會帶學生作文。咖啡館門口擺放了大盆小盆的蕨類植物，植物吸附大量水氣，把原本過度浮脹的空氣乾燥了些許，即便沒有日曬也能蓊鬱活著。店內很小，進門一排吧台座位。老闆是個瘦弱的中年男子，穿著簡樸到好像這間店隨時會倒閉。他見我來，立刻隨意收拾吧台上的雜物清出空間。在這裡我就可以稍微安心了，讀書寫作都沈浸在咖啡味和朦朧燈光中。文字有了味覺，飄蕩著，纏繞著。

脫離房間的物件才從雜多的生活中浮現，像要遠行時慎重地考慮該把哪些東西放在行囊，自會準確記著。在咖啡館時而是學生時而是教師，很長一段時間後我才明瞭為何能有此餘裕切換。

所有空間都是互相倚靠著的。這些空間如亂石磊磊，抽掉一塊就會傾倒崩頹。第一次到巷口咖啡館，瞥見老闆讀的是海德格《存在與時間》。他年輕時肯定是個文青，我心想。或許他原本的藝文夢傾斜了，於是在台北巷弄開間店，試圖孵出他人的夢。斜槓，原是逃逸先前的自我。咖啡館生意寂寥時，空間又成了過去懷想之地，夢想倚著夢想，時間疊加在同一個空間裡，夢境拼貼衍生，讀一段文如同寫一段字，我被允諾得以隨性切換身份。

「你知道嗎，有人說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，其實應該叫工具與空間。」「什麼？」有一次老闆邊沖咖啡邊跟我聊他最近的閱讀。我聽了半信半疑，但一時不知如何回應。

每個「物」放在一定脈絡裡才能成為工具，被賦予意義後指向另一個物。一層層指向連綴成身處的場域。「就像你手上的紅筆指向學生的作文，你才能是個老師。」而指向原是一種遮蔽，我們都透過自我遮蔽才看到某些以為自明的東西。無窮的指向也即無窮的遮蔽，就是世界。如果教學生真正的文學，他們就會發現考試作文的荒謬性，這時候我們就離開了原本以為的家，移居到另一個洞穴。

老闆把熱水注入濾杯，水氣蒸騰中咖啡粉膨脹成一個小小火山。一杯耶加雪菲端到我面前，色調輕快，花香明顯。咖啡一杯杯遞上，流瀉到評語裡，在工整的稿紙裡成了突兀的地景。「你這段很有班雅明的感覺」。拿到評語的學生看了滿腹狐疑，說還以為是班固，字雅明。上網搜尋卻跑出一個猶太裔哲學家。老師的拱廊街計畫。

而有些地方則是很久前就存在了，比如公館有家在地下室的書店，是文青都知道的秘密集散地。店裡的書一堆堆放在地上，書架全幅展示著人文社會學科的著作，沒有銷售排行榜。角落有幾張老舊傢俱，我猜，是某些讀者跟老闆商量搬來放的，像河狸築穴，巢穴連著巢穴，好在這裡坐上一整天。

店裡不知道為何積累許多舊書，以物理上的意義存在於知識空間中，過時的典範如地質學所說的層，層的功能並非支撐，而是被掩蓋。新書掩蓋舊書，讀者疲於追討過往記憶，索性擱置。某日我為了找尋一本書，兩個店員挖礦般地搬開書堆後才在櫃子深處找到。結帳離開前我不禁想，他們會封井一般地把那些書搬回去嗎？或是他們早習以為常了？

來這看書的人，租屋處都有著與這裡相似的書架，堆疊著自身閱讀歷史。在浩繁卷帙裡蟄伏的人，希望能多推敲出什麼，於是來到此處尋找更明晰的論證。欣喜地帶回書本，以為能找到讓日子妥貼安好的詮釋，而實則是把一個個哲人放在架上為自己辯駁，建構論述後又摧毀，反覆千百遍，遂解構成難以識別的面目。失去面目就失去了對家的企求，年過三十我才不追求真實，了解每個存在最終指向茫然。

也許有一日所有人都會放棄對家的想像，知道活在這城市的人都有適合自己軀體的硬殼，經年累月潛遁後，看見光旋即認知到這是幻覺的開始，因此無懼虛假。只有節慶時的光讓人回憶起夢想，夢想遙指故鄉。這城市一到節日舉目皆火樹銀花，無處可避。每年聖誕節前一週，對面住家都會在鐵窗外掛起串燈，夜裡藍白紅光無聲地閃爍著。熄燈就寢後那節慶的光仍照著我的房間，一明一滅，穩定的節奏。有時會讓我想起歡笑過往，那是乍現在眼前的樂園，而我只剩撕去一角的入場券。

有人在的地方就是天涯海角。海與風與草原沒有記憶，大樓與捷運與人群也沒有記憶。我在房間裡亮起一盞燈，如同荒野燃起的一堆火。天亮前，踏成腳印模糊的灰燼。